

明人緙絲仙桃圖探討

陳階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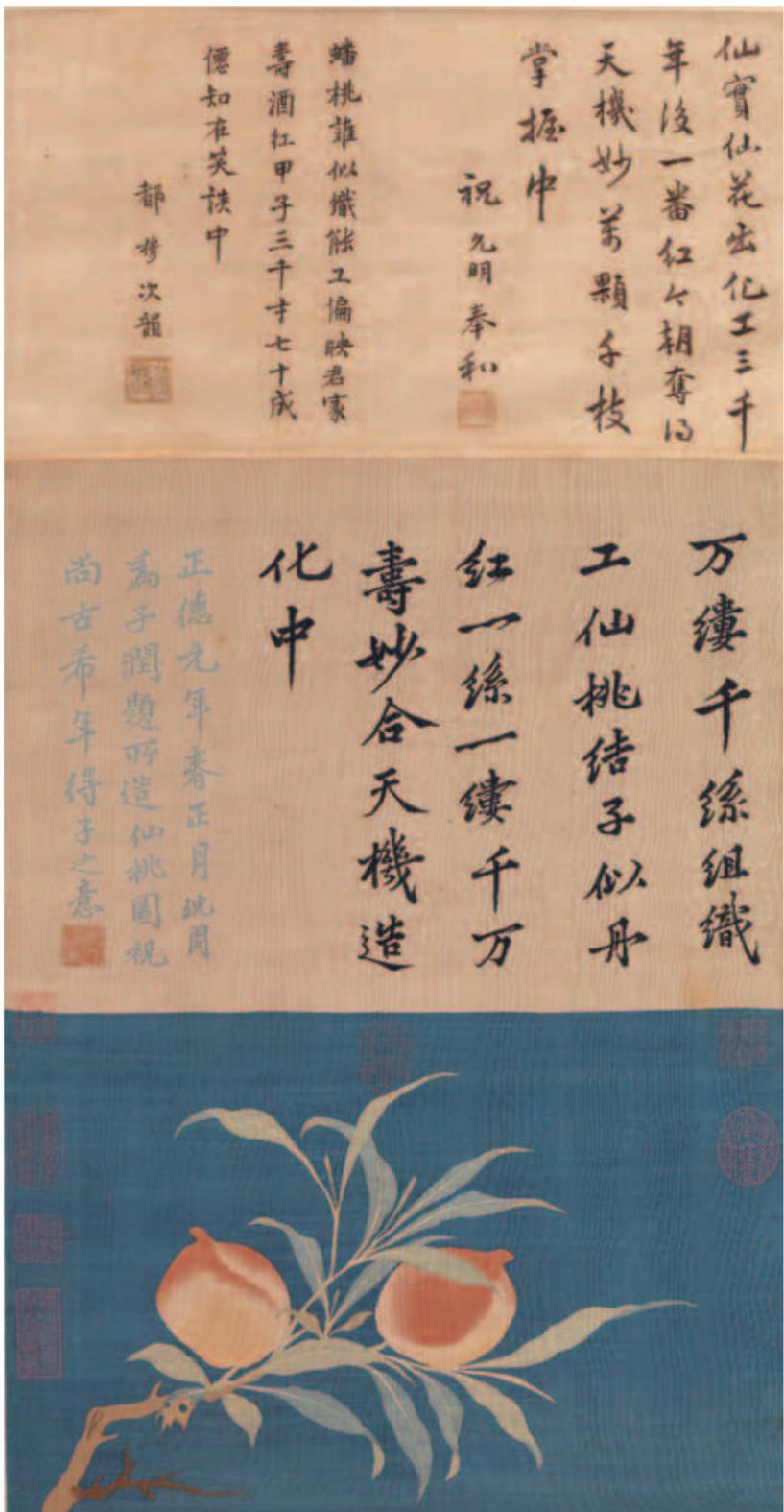
「明四大家特展—沈周」展出一件清宮舊藏〈明人緙絲仙桃圖〉（圖一），幅上緙織著沈周的詩文題跋，經考究而探尋出此圖的製作者與原擁有者分別為吳煦（子潤）與華理（尚古），進一步比對院藏其它緙絲作品，推測以往被認為宋代緙絲名家的吳煦，應是明代人士。



緙絲，亦名「刻絲」，是我國傳統的絲織工藝品之一。「以生絲作經，各色熟絲作緯，織造時，不同於一般絲織品的提花結本，而是用小梭、撥子等工具，採用掄、結、環和長短梭等技法，將多種彩色緯絲僅於花紋需要處與經絲交織。過去緙絲著

錄所說的『通經斷緯』，即指這種織法。」（註二）緙絲的製作過程精緻費工，十分珍貴。明初，朝廷力倡節儉，規定緙絲只許用於敕令和誥命，產量甚為稀少。宣德以後，隨著經濟逐漸發達，禁令漸弛，織造方日漸增多。明代中期，蘇州工商經濟復甦，

民衆生活日漸富裕，手工藝也益趨發達。蘇州為緙絲工藝重要產地中心之一，緙工也多與當時的文人、書畫家往來，常摹緙名家之作。蘇州「吳門畫派」創始人沈周（西元一四二七—一五〇九年）享譽吳中，自然也名列其間。其作例可見本院所藏〈緙絲沈



圖一 明 沈周 明人緙絲仙桃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明 吳駒 繡絲蟠桃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首先，由沈周題跋得知，此幅作成年代為「正德元年」，也就是西元一五〇六年。沈周是年八十歲。

據沈周題跋稱：「為子潤題所造仙桃圖」，據題意可知是沈周為了名為「子潤」者所織造的〈仙桃圖〉而題。那麼，按字義而言，「子潤」應是與沈周同時代的人士。進一步查得與沈周交往最親密的摯友吳寬（一四三五～一五〇四），在其所撰的《家藏集》中，有首〈題西閩吳子潤製刻絲壽圖〉詩，曰：

機中織錦漸秦城，唐宮刺繡如拙何。絲絲日暖臨窗搓，新藝試看投金梭。剝雲割霧補銀河，旁人不知識以手摩。非紵非縠非綺羅，但見空明搖玉波。上有雙桐交碧柯，下有靈草連綠莎。奇石屹立仍嵯峨，僊人曳杖顏微酡。幅巾翛然步平坡，高躋壽域髮未皤。丹青朱粉費調

文字中出現了五個人名，分別為「沈周」、「祝允明」、「都穆」、「子潤」、「尚古」。沈、祝皆為明

代蘇州著名文士，自無需贅述。值得探討的是「子潤」、「尚古」為何人？他們與此幅繡絲作品，以及此次

周蟠桃仙圖〉軸（圖二），該作原藏紫禁城乾清宮中，即為明代繡絲名匠吳圻所摹繡沈周繪畫之作品。

此次「明四大家特展——沈周」展品選件中有幅〈明人繡絲仙桃圖〉軸，相關記載收錄於乾隆《石渠寶笈初編》，原為清宮舊藏。寓意壽慶吉祥的〈仙桃圖〉，幅上繡織著沈周的題跋：

萬縷千絲組織工，仙桃結子似丹紅；一絲一縷千萬壽，妙合天機造化中。

化中。正德元年春正月，沈周為子潤題所造仙桃圖，祝尚古希年得子之意。

跋後有「沈氏啓南」繡印。題詩雖為繡織所成，猶見沈氏晚年追隨北宋書法名家黃庭堅（一〇四五～一一〇五）的遒勁書風。此外，詩塘上並繡有明代文人祝允明（一四六〇～一五二六）及都穆（一四五九～一五二五）的和詩兩首如下：

仙實仙花出化工，三千年後一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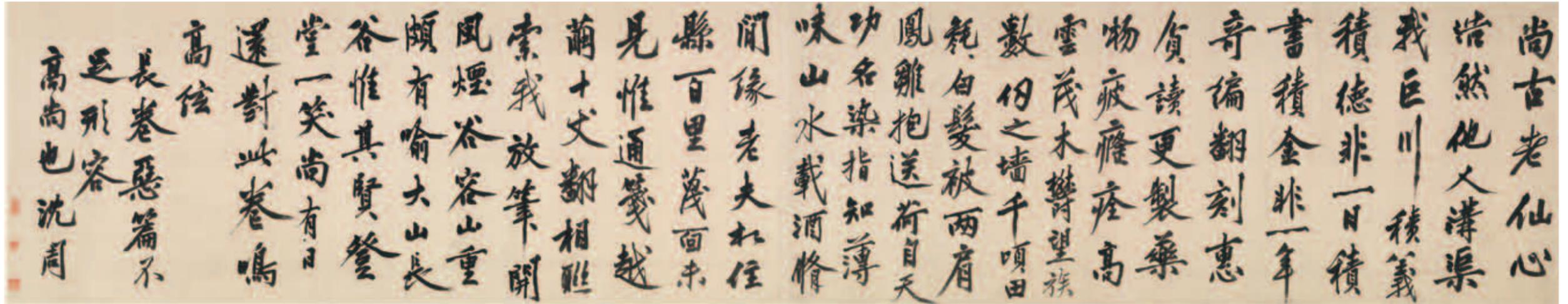
紅：今朝奪得天機妙，萬顆千枝掌握中。祝允明奉和。

蟠桃誰似織能工，偏映君家壽酒紅；甲子三千才七十，成僊知在笑談中。都穆次韻。

關於此幅繡絲作品，除了前述《石渠寶笈初編》的紀錄以外，未見相關考證，藉由上述的詩文、題跋，筆者試圖找出此繡絲之製作者以及原擁有者。



圖二 明 吳圻 繡絲沈周蟠桃仙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明 沈周 畫山水 卷 局部 沈周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和，畫家自來無此科。裁成菜衣舞婆娑，羔皮豈少絨與紉。吳中妙手不可磨，樹間有字知爲他。五色文縑一尺玻，清曉持向高門過。海鄉樂事新年多，試呼家童歌此歌。

(註二)

「西閩」爲地名，所指乃位於蘇州城西之閩門。明清時期，閩門一帶曾經是極爲繁盛的商業街區，而與沈周同爲明代四大家之一的唐寅（伯虎），原即住在閩門內皋橋吳趨坊口。吳寬在上述詩文中對吳子潤所製造的繡絲技術極力讚賞，並稱其爲「吳中妙手」，可知爲江蘇蘇州人士，與沈周、吳寬皆算同郡。

院藏另幅標爲〈宋吳煦繡絲蟠桃圖〉（圖三），卻見有與上述〈仙桃圖〉構圖相同，並有沈周所書七言詩，唯未見沈周正德年間之題款，幅上僅見有隸書「延陵吳煦製」繡款以及「子潤」繡印，並無標示明確年代。但《石渠寶笈》卻記載：「蟠桃圖一軸。上等宙一。宋本，五色織。上方織題句云：萬縷千絲組織工，仙

〈題吳子潤育齋卷〉詩（註四）；而稍晚於沈周明代文人顧璘（一四七六—一五四五），在其所撰《息園存稿詩》中亦見有〈贈吳煦〉詩（註五），二詩雖無述及繡絲工藝，但綜合繡絲實物與上述吳寬、沈周等明人詩文，可推知吳煦（子潤）當非宋人，而係明人。所以此幅〈明人繡絲仙桃圖〉或可正名爲「明吳煦仙桃圖」，至於〈宋吳煦繡絲蟠桃圖〉在構圖及題詩與〈明人繡絲仙桃圖〉極爲相似，亦可改訂爲明代之作。

原擁有者與沈周之交誼

八十老翁沈周題識「祝尚古希年得子之意」，其中「尚古」是指華理（一四三八—一五一四），「希年得子」則指華氏晚年得子之事。華氏爲江蘇無錫人，字汝德，號尚古，善於鑒別古物奇器以及法書名畫，又多聚書，有藏書樓「尚古齋」。沈周題記之一五〇六年，是年華理也已年近七十，故稱「希年」。華氏老當益壯，晚年得子之事，亦見於「明四

桃結子似丹紅；一絲一縷千萬壽，妙合天機造化中。款織延陵吳煦製，下織子潤一印。軸高一尺四寸五分，廣一尺二寸一分。」（註三）

文中稱其爲「宋本」，或許是因爲將此幅上無款的七言詩，當成北宋人黃庭堅（一〇四五—一一〇五）所書，所以自清代以來直至當今，皆視此作爲宋代所製，而吳煦（子潤）也一直被認爲是宋代的繡絲名家。按「延陵吳煦製」中之「延陵」，在今江蘇省丹陽市西南，推測當是吳煦的籍貫所在，而前述之吳寬亦爲延陵人士，其《家藏集》中〈題西閩吳子潤製刻絲壽圖〉一詩盛讚同籍鄉親，其情可解；至於前述吳寬詩題所稱蘇州城內之「西閩」，或爲吳煦作坊之處，其熱鬧繁盛之貌，可由唐寅詩作《閩門即事》推想而知。詩云：「世間樂土是吳中，中有閩門更擅雄。翠袖三千樓上下，黃金百萬水西東。五更市賣何曾絕，四遠方言總不同。若使畫師描作畫，畫師應道畫難工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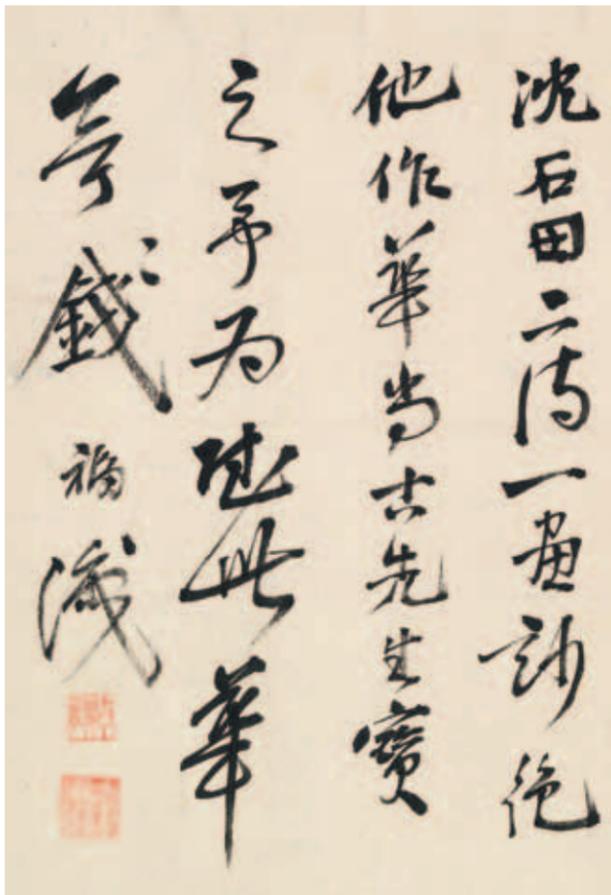
再查得沈周《石田詩選》收錄有

大家」之一的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於其撰寫的〈華尙古小傳〉云：「尚古今年七十有幾，先未有子，以稽勲之子鈺爲子，晚得一子名鑄。」（註六）可見此則題跋內容當非虛構。

前述〈華尙古小傳〉提及：

「（華理）尤好古法書、名畫、鼎彝之屬，每併金懸購，不厭而益勤。亦能推別真贋美惡，故所畜皆不下乙品。時吳有沈周先生，號能鑒古。尚古時時載小舟，從沈周先生游，互出所藏，相與評騭，或累旬不返。成化、弘治間，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，而尚古其次焉。」幾項資料不但顯示出了華理對於古書畫器物的喜好，同時也對沈、華兩老同舟出遊，互相鑑賞品論，樂此不疲的行徑有所記述。兩人情誼的另一例證，亦見於本院所藏〈明沈周畫山水卷〉（圖四）拖尾有沈周題跋曰：「尚古老仙心浩然，他人溝渠我巨川。積義積德非一日，積書積金非一年。奇編翻刻惠貧讀，更製藥物疲癘痊。高雲茂木

謙集出遊，時而品賞鑑藏、談藝論文，各種文化活動非常活躍。成化年間以後的蘇州社會安定，加上原本水上交通發達暢通，工商經濟逐漸復甦，商賈雲集，繁榮乍現，民衆生活隨之日益富裕，爲士人的交遊往來，提供更爲優越的基本條件，因而文化藝術亦趨振興。就如同爲明代蘇州文人，小沈周六歲的王錡（一四三三—一四九九）於〈吳中近年之盛〉所言：「迨成化間，余恒三、四年一入，則見其迴若異境，以至於今，愈益繁盛，閭檐輻輳，萬瓦鱗鱗，城隅濠股，館亭布列，略無隙地。與馬從蓋，壺場墨盒，交馳於通衢。水巷中，光彩耀目，游山之舫，載妓之舟，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，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。凡上供錦綺、文具、花果、珍饈奇異之物，歲有所增。若刻絲、累漆之屬，自浙宋以來，其藝久廢，今皆精妙，人性益巧而產物益多。至於人才輩出，尤爲冠絕。」（註十）當時人才輩出，在工藝製作如「刻絲」（繡絲）、「累漆」（堆漆）之



圖五 明 沈周 畫山水卷 局部 錢福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鬱望族，數仞之墻千頃田。麤耗白髮被兩肩，鳳雛抱送荷自天。功名染指知薄味，山水載酒脩閒緣。老夫相住縣百里，蔑面未見惟通箋。越前十丈翻相聯，索我放筆開風煙。谷容山重頗有喻，大山長谷惟其賢。登堂一笑尚有日，還對此卷鳴高絃。長卷惡篇，不足形容高尚也。」由此跋文可知沈周對華理相當推崇。其實，沈周

與華尙古交情之深，另有跡可循，清代〈四庫全書提要〉記載：「《石田詩選》十卷，兩江總督採進本，明沈周撰。周有《石田雜記》，已著錄。此集不標體製，不譜年月，但分天文、時令等三十一類，蓋仿宋人分類杜詩之例。據慈谿張鈇跋，蓋其友光祿寺署丞華汝德所編也。」（註七）沈周詩文集之刊行，在明代經過

類，自從宋代以來荒廢已久，成化年間以後又復爲興盛，作工精妙。此幅吳煦的〈仙桃圖〉繡絲作品，不但匯集了明代詩、書、畫、絲織工藝於一

體，也是瞭解當時活躍於沈周週遭文人雅士們交遊酬唱，工藝名匠融會汲取名家書畫藝術創作的代表佳作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- 註釋
1. 參見《中國工藝美術大辭典》，江蘇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，頁一一二。
 2. （明）吳寬，〈題西園吳子潤製刻絲壽圖〉，《家藏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二十一，頁三。
 3. （清）《石渠寶笈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四十，頁八。
 4. 「題吳子潤育齋卷。落地爲男子，思以成厥德。蒙象古有訓，作善固可則。念生敢忘養，務學必求益。詩書在長勤，仁義服無斂。欲造君子地，涵濡匪朝夕。而至無槁苗，業至無留疾。舉措先所存，終身蔑差忒。」（明）沈周，《石田詩選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七，頁七。
 5. 「綠樹涼生十畝陰，柴門水日少相尋。欵衫不礙跣趺坐，石硯聊隨散誕吟。」（明）顧璘，《息園存稿詩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十四，頁十六。
 6. （明）文徵明，《華尙古小傳》，《甫田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二十七，頁三五五。
 7. 「《石田詩選》十卷，兩江總督採進本。：集前有吳寬序，稱其詩餘發爲圖繪，妙逼古人。核實而論，周固以畫之餘事，溢而爲詩。非以詩之餘事，溢而爲畫。寬序其詩，故主詩而賓畫耳。又有李東陽後序。東陽與周不相識，時已爲大

8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，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十八）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九九，頁一四三—一五〇。
9. 「山谷書法晚年大得藏真三昧。此筆力沈摠，出神入鬼，謂之草聖宜焉。嘗記元祐中子瞻蘇公、穆父錢公同觀。公揮翰作草於寶梵僧舍，子瞻賞嘆再四。穆父在傍曰：君見自序真蹟，當更有得。公一時心有所未平。紹聖謫黔中，始見石楊休自序帖。縱觀不已，頓覺超異，乃服穆父之言也。觀此信是紹聖後所書者，凡與藏真合作，但篇後有闕文。當時藏真自敘有二本，一爲石楊休所書是矣，一爲蘇舜欽所。蘇本前亦有所遺，後世以爲惋惜。今此卷之不全，殆天亦欲冥契之也。尚古宜寶藏之。正德改元清明日長洲沈周跋」（明）汪珂玉撰，《黃太史草書李太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》，《珊瑚網》，卷五，頁十四。
10. （明）王錡，〈吳中近年之盛〉，《寓圃雜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四，卷五，頁四一。

成化二十年（一四八四），弘治十六年（一五〇三），正德元年（一五〇六），萬曆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，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等數次雕版，其中之正德本即爲華理所編，並有吳寬爲之作序。詩選集的刊行，與此幅繡絲作品製成的時間正是同年，應酬往來之情，亦見一斑。

在〈明沈周畫山水卷〉沈周跋文後則有錢福（一四六一—一五〇四）題識云：「沈石田二詩一畫，妙絕他作，華尙古先生寶之，予爲賦此。」（註八）（圖五），說明該畫曾經華氏收藏。其他著錄另可見，如一五〇六年清明日，沈周爲華理所藏的黃庭堅草書〈李太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〉題跋。（註九）又，於沈周《石田詩選》中亦存有〈夏圭山水爲華尙古題〉，可推知華理家藏古書蹟名畫頗豐。

小結

從明代相關詩文中可得知，當時吳門文士經常招呼呼友詩畫酬唱、